

李敬泽 著

QINGNIAN PIPINGJIA WENCHONG
青年批评家文丛

纸现场

人民文学出版社

青年批评家文丛

纸 现 场

李敬泽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纸现场/李敬泽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9

(青年批评家文丛)

ISBN 7-02-003312-1

I. 纸… II. 李… III. ①当代文学-文学评论-中国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6913 号

责任校对:刘光然

责任印制:王景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20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5 插页 2

2000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16.00 元



目
录

现场 1:

序言或者文学将活着,但是…… / 3

附录:有一天…… / 4

铜雀春深闹小乔 / 9

网络文学、“新新人类”和虚构的未来 / 13

矫情的“自由” / 17

我们人民 / 20

前往什么地方? / 31

提防批评家 / 36

现场 2:

“新生代”的故事 / 41

永远的“新生代”? / 49

“断裂”答问 / 52

答《大家》问 / 56

站起来,没多深 / 59

八颗星 / 66

穿越沉默 / 70

现场 3:

我的批评观 / 78

世界的隐疾 / 80

附录：飞翔的红柯 / 83
玻璃透明石头坚硬 / 85
附录一：冒险成长 / 88
附录二：鲜美与剧毒 / 89
侦探、老人和吊起来的红绋 / 92
啊，80年代 / 96
转向，向哪转？ / 100
“目光愈拉愈长” / 104
……问：难道你就是人吗？ / 108
外衣和板眼 / 111
没意思的弹道分析 / 115
历史的大街和室内 / 119
包子店的包子是怎么做的 / 123
快速和慢速 / 127
荒凉或华丽的恐怖 / 131
附录：独特的讲述者 / 133

现场 4：

背景 / 139
附录：守在公园门口 / 147
编辑的自律精神 / 149
公共空间 / 152
翻来覆去的设问 / 157
诗人小说：一种现象 / 160

现场 5：

集梦册 / 164

废话是无房者的住房 / 167

附录：贫嘴张大民的经济生活 / 170

乌托邦的心灵史 / 173

通往故乡的道路 / 176

乡村何以温柔 / 192

与史诗人物长谈 / 200

灵敏的感官 / 202

小事的神灵 / 205

好看的秘密 / 208

强硬的《软弱》 / 211

一只喜乐的玻璃虫 / 213

挂满雨水的脸露出了笑容 / 216

叶弥二三事 / 219

看她怎么说服自己 / 223

把雨衣挂在门外 / 226

现场 6:

十九个片断 / 230

现场 7:

答《美文》问 / 244

如何“行动”，而且“散文”？ / 246

附录：关于冒险 / 248

声色之障 / 252

颜色的名字 / 257

收藏者 / 265

间谍研究 / 273

巨大的鸟和鱼 / 283

建筑物语 / 291

跋或〈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跋 / 297

现场 I

1999 年 12 月 31 日,《中国艺术报》发表了一组展望 21 世纪文学的文章,其中一篇题为《文学将活着,但是……》。我不喜欢这篇文章,我觉得写这样的文章纯属不负责任。但此文发表的时间比较有趣:1999 年 12 月 31 日——这被认为是一切终于结束,一切终于开始的日子。

于是,作为一场时间盛典的残片,《文学将活着,但是……》成了这本书的序言或者入口,由此开始,我回到一个又一个“现场”。就像照片上标有时间一样,其中的每篇文章都标明了发表的时间,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是写作的时间。

时间使我们回到现场。在这本文集中,我打量着自己在现场的言谈,我常常觉得那个在过去某个时间中言谈的人可以说得更好,更准确、更周严或者更深入;有时,我完全不能同意过去说过的话,或者不喜欢那种说话的语调和姿态;但有什么办法呢?对过去,你不能改变什么。

这里收录的最早的批评文字大概写于 1995 年底,到 2000 年初,我曾在一个场合表达过我的批评信念:

批评对我来说,是一种写作方式,也是一种行动。我常常想,世界上有无数的书,过去和未来的书,多一本书少一本书其实无关紧要,在现在如此的众声嘈杂之中,多一个声音或少一个声音也无关紧要。所以每个写作者、每一个批评者都会在某一个时刻感到虚妄。但作为一种行动的批评却能使人感到写作与这

个时代、与文化和文学生机勃勃的创造，与无数人的生活、梦想和思考有着直接的、亲切的关联。所以，批评对我来说不是一门学问，而是一种具体的、丰富的生活，我所想到的是那些写作着的人们、那些像我一样阅读着的人们，和他们在一起，在他们之间积极的、具有介入激情的行动，使我感到批评能够克服写作的虚妄，获得充实的意义，它令人喜怒哀乐。

——“行动”即是投入现场，对变化不定的境遇作出反应。我所关注的其实不是“说点什么”，而是“干点什么”，当然事情的结果可能是什么也没有干成，说说而已。

“身在此山”，而且身在此时，我的文学生活和日常生活一样密布着矛盾、含混、犹疑，顺着时间行走下去，我觉得我一直在寻找“我”。

序言或者文学将活着,但是-----

——1999 年 12 月 31 日

中国实行公历始于 1949 年,在民间,几千年来均以农历纪年,六十年一甲子,周而复始。如果百年前的人来到今天,肯定直犯糊涂,不明白我们都在激动什么。

我们为两千年的到来而激动,这表明“现代性”已经将它的时间尺度悄然植入我们的感觉系统,我们现在认为时间是线性延伸的,世界将在时间的延伸中不断进步。

我也是个现代人,我满怀信心和希望地期盼着 21 世纪。谈到中国文学,当然我也可以说,新的时代将有新的、更好的文学,但这话说了等于没说,不过是过年时的善颂善祷。

实际上,文学在未来的岁月中更有可能面临巨大危机的考验。我不想附和“文学死亡”的老调,尽管有了电影、电视,特别是现在又有了互联网。因为阅读经验根植于人性,人性不会在哪一天突然宣告改变。除非我们全部被电视和电脑训练得神志涣散,专注的文学阅读作为一种具有特殊难度的想象和认识方式是图像和互联网上的比特泛滥所不能取替的。

真正的危机发生在文学本身,它如何应对变化着的世界,它能否像 20 世纪之初的《荒原》、《尤利西斯》和卡夫卡那样准确地洞察人的生存,向即将来临的时代提出不容回避的问题;它能否

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感觉中捕捉和发展新的艺术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将使文学获得新的形式,我们将通过这种形式震惊而欣悦地接近我们的真理。

——所有这一切都在未定之天。现在,在世纪之交的门槛上,我们会想起 20 世纪初的那些中西先贤,他们创造了一个关于“新世纪”的神话,他们以非凡的才能、勇气,也许还有运气使他们的作品笼罩了 20 世纪。我们不由自主地期待着神话重演,我们本能地相信,在时间的均匀流动中我们占有一个特别关键的位置,但千万不要忘了,神话不会自然地、注定地重演,重要的不是作出预言而是使预言实现——这也依然需要才能、勇气和运气,但愿这一切降临到我们头上。

附录:有一天……

此文发表于《天津文学》2000 年第 1 期,同样是为世纪更替而作。《天津文学》的编辑、小说家李晶说:“写得有点自我厌弃。”也许她说得对,但同时也是对一种时间神话的厌弃。这两者有时其实是一回事,对自己比较满意的人通常也是线性时间的信徒,他们总是相信“未来”。

他醒了。一台不知名的机器刺耳地尖叫,好像在修补一颗硕大的牙。他想,我们实际上居住于车间或者工地,世界就是车间或工地。一群民工扛着镐向这边走来,他们走到楼下,沉默地打量着这幢楼,他感到墙壁在震动,抡起的铁镐划出一道道闪亮的弧线,他们迟早会来拆掉这座楼的,根据某种神秘的规划,一切都将被拆掉,被重建。

他刷牙,牙膏挤在牙刷上,像融化的釉质;然后洗脸,然后吃早饭。收音机里一位“专家”喋喋不休地推销一种草药饮料,据

说可以医治从骨质疏松到脾胃不调到心脏病的几乎一切疾病，不断有苍老的声音急切地打听：请问在哪儿有卖的呀？

他骑着自行车，街上阳光灿烂。

他走进这幢大楼，电梯口外等着一群人，一个胖子顶着一个怪异的脑袋，中间一溜头发直立，两边剃得精光；每个人都不看这个脑袋，人们目视前方，他凝视着电梯的门缝，心想，那绺头发肯定打了摩丝，否则不会那么直，除非——吃了伟哥。

他喝茶，抽烟。新近上网的人向他转述网上看来的众多消息：遥远的地区性战争、一位死去的王妃可能曾是特务、某女影星的身材、股市动态、一场足球赛，等等。

他听着，他想，我为什么非得知道这些呢？不知道不行吗？

他在工作。是的，每天他骑十分钟的车来到这幢大楼，然后工作。他总是怀着一点期盼和一点恐慌想象着有朝一日他会没有工作，不必上班，但只是想想而已，并不认真。“自由”就像一个计划中的孩子，他是多么喜欢孩子啊，但一个孩子就是一份责任，难以承受又不能推却。

他吃饭，免费的午餐，多么仁慈。白色的泡沫餐盒，据说一百年也不会分解，一百年后，我已经不在，这只餐盒还在，这么想着，他觉得饭很难吃，一团黏糊糊的青菜、几根豆芽、鲑鱼炖豆腐，也就是说如果仔细辨认，你会在豆腐中发现一小块鱼肉。——至少有利于减肥，他不禁又为自己日渐隆起的肚子感到焦虑，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的大肚子，肉食者鄙啊，他想。

他回家，不管怎么说，有一份能上半天班的工作是幸福的。路边的一块广告牌上写着：“文学，民族的灵魂。”

他到家了，上楼之前他先去旁边的超市，大厅里，肯德基快餐店的小姐正召集一群孩子唱儿歌。儿歌和炸鸡有什么关系

呢？也许有吧，也许唱了儿歌接着就去吃炸鸡。他提着篮子在货架间游荡，大湖牌橙汁、帕拉玛特牛奶、绿箭口香糖、得利斯香肠、可口可乐，付完钱出来他才想起冰箱里还有一盒牛奶没有喝完。

他翻来覆去地看，小伙子热切地介绍：这张是夏季大片，这张得了奥斯卡奖，这张……小伙子不吭声了，小伙子对这位大哥的趣味想必感到困惑，他本应看得出来，该大哥是“知识分子”。

他掏出钥匙，开门。两道铁门，一道木门。进屋时他看了一眼邻居紧闭的房门，很久没有看见那位老太太了。

他躺在床上。原木色调的房间在午后的阳光下显得热闹，他打开空调。当初装修时还是应该用暗色，栗色或者深红，幽而静，静而凉，但鬼使神差地，竟还是用了本色。在这个城市中，你走进一百个人家，至少九十家是这种色调，走进茶楼餐厅也常常觉得像回了家。

他翻看一份杂志，地上已经扔了一堆，看完了，随手扔到地上。看着看着，他的脸上有了一丝刻薄的笑意，人们是多么喜欢谈论我们的时代，你看，现在是“网络时代”、是“全球化”的时代、是影像时代、是克隆时代、是后冷战、后现代……似乎“时代”不是“现在”，而是装在每个志得意满、信心十足的家伙的口袋里的“未来”。

他爬起来。尽管不那么志得意满，人还是应该上进，那么就坐在电脑前，思想和写字。但没有思想，他看着一行行字迹逐渐占满了屏幕，他想，这不是思想，只是习惯，是一种经过训练的手艺。当然如果你出于名师门下，手艺学得精，你就能用思想的表情表达你的没有思想，所以这还是一个“思想家”的时代，到处都能看到思想家们反复发表的深刻的小杂文儿。

他接电话。他已经接了三四个电话，有事或者无事，电话使

他感觉到在茫茫人群中被记起、被找到的隐秘的欣悦。一个高亢的声音正在向他讲述圈子里最近发生的趣闻轶事，流言如风，吹皱一池春水。他想，电话是多么好，它使流言的传播成本最低而效能最大。高亢的声音苦口婆心地劝说他赶快取出钱来去炒股，五万要不了多久就变成十万，然后……大概十万就会变成二十万吧，他想，不过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五万要不了多久就变成两万五。

他坐在出租车上，司机嘟嘟囔囔地咒骂这个城市的道路。正是傍晚高峰时分，道路上艰涩地蠕动着无穷无尽的汽车。车上的收音机里，某个专家正在向我们描述一个美妙的乌托邦：这是个“汽车时代”，根据某种类似于鸡生蛋、蛋生鸡的逻辑，有更多的车就会有更多的路，就会有幸福的生活。——丫的肯定拿了汽车厂的钱！出租车司机心明眼亮地评论道。

他笑了，他并不着急，这个下午写出了两千多字使他心境平和。街边行人如织，偶尔有美丽的女人走过，她的脸冷漠而脆弱。

他到了，他和一桌子人嘻嘻哈哈地寒暄，说男人瘦了，说女人美丽。

他感到酒精把脑子擦得很干净，他感到很多话亮晶晶地被说出，玲珑剔透。明亮的灯光下，每个人都神采飞扬，每个人都在不停地说，一阵阵笑声如断线的串珠，无从收拾，气氛喧闹纷乱。

他说了些什么？事后他却想不起他说了些什么，对了，他以一种悲天悯人的口吻说：我们这个民族有一种反日常生活的习惯性冲动，否则你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人们那么喜欢战争。是的，他记得那时人们正热烈地谈论战争、导弹、航母和轰炸机，人们谈论战争就像谈论一场足球比赛。

他走在大街上，他们走在大街上。夜已深了，他们已经喝了很多酒，但酒是好酒，很多酒只是使人感到有蓝色的阴柔的火苗顺着大脑的沟回延烧。他想让火烧得更亮，他说：去酒吧吧。是啊是啊，去酒吧。他们在夜深人静的大街上走着，寻找酒吧。

他听着，年轻的女歌手在歌唱：“我爱你白色袜子，爱你身上淡淡烟草味道。”他不想说话，偶尔喝一口啤酒，冰凉的啤酒。酒吧里灯光幽蓝，每个人的脸看上去都疲倦、茫然。

他没有喝醉。坐在出租车里，他想，想要喝醉都很难了。

他下了车，街上空空荡荡。每当街灯亮起，这条街上总有三三两两浓妆艳抹的女人在憧憧暗影中晃动，现在她们在哪儿呢？

他洗了澡，躺在床上。一天过去了，他拿过床头的闹钟，凌晨两点，钟面上的日历显示着“8月19日”。

他关了灯，让心中尘埃落定。忽然他想起此时已是8月19日，这么说，我们已经安全度过了“世界末日”，20世纪最后一年的8月18日。是啊，什么什么世纪对我们本无意义，我们自古以来就是甲子轮回，现在人家把我们的时间绷成了一条直线，我们就只好怀着恐惧、焦虑和欲望笔直地走向每个明天。

他睡了。

铜雀春深闹小乔

——2000年4月20日

先说说谁是小乔。小乔不是女人，是我熟悉的一个邻家大哥，在遥远的上世纪80年代，他是我们院里男孩女孩们的偶像。当然，大人们照例有不同看法，实际上，谁家的老爸骂孩子时通常会说：“瞧瞧你那样儿，像个小乔。”

当然，未来是属于孩子的，这真没办法。我现在之所以想起小乔，是因为我看到小乔的哲学和情调正以他当初不可想象的规模变为灿烂的现实。

这是一种精心编制出来然后被出售和购买的“现实”，它由一大堆杂乱无章但闪闪发光的符号构成，比如：酒吧、网络、瘦身、雅皮、欧洲电影、上海人、行为艺术、汽车、英语、别墅、咖啡、村上春树、白领、东三环、西餐、饭店、杜拉斯、Punk、性、BBS、毒品、罗大佑、“新新人类”……这个单子可以开到一米长，这长达一米的世界是小乔们的乐园，是他们的生活与他们的梦想之中间地带，他们就在这里意气风发而醉眼朦胧，起舞弄影，不知今夕何夕。

尽管当年的小乔如今已是“老人类”了，但我还是愿意在这个世界里为他想象一个位置，他大概正在某高尚写字楼中管理一家只花钱不挣钱但前途远大的公司，要求手下的职员穿套服、

挂狗牌并且禁止吸烟；至不济也会主持个流行小报时尚杂志什么的，以他老人家的深厚功力嘘气成云喷嚏化雨，搅得一池春水荡漾。

我这么说是有依据的，因为小乔的一大特点就是有理想、求上进，他动辄就向我们描述“未来”是如何如何的样子。当然他这么说时并没有带领我们“同去”的意思，只不过是向我们展示他的胸前挂着一颗写着“未来”的银桃子，至于那“未来”究竟是什么，那得看情况了，比如他会说，哎呀，你怎么会喜欢这本书呢，早过时啦！哎呀，你怎么还不去考驾照，在汽车时代你怎么活？

所以你一定看得出来，小乔的“未来”就在你和他之间的那点距离之外，这个距离看上去无比近但实际上无比远，因为小乔总有办法把距离拉开，你会说英语？很好，但你的英语是牛津腔吗？你也喝咖啡？那你知道特魁诺咖啡和蓝山咖啡的区别吗？你是外地人吗？你上的哪个大学？你爸你妈你爷爷奶奶是不是农民或者小贩？

因此我就比较明白当年我们院的大人们为什么讨厌小乔，在小乔的眼睛里，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划分了等级的，对所有等级稍低的事物他的态度都绝对冷酷。这样一双眼睛汉语中叫做“势利眼”，势利眼自古就有，但在中国，到了小乔这儿它才发展成一套精致的文化。

——我这么说小乔肯定要跟我急，因为小乔是最相信平等、自由的，小乔是最崇尚个性的，而且小乔这辈子惟恐“不正确”：拿刀叉的姿势不正确、听音乐听得不正确、想事想得不正确，这都是小乔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他骨子里迷信权势，“新新人类”、“另类”、“摩登”、“格调”，诸如此类的词对小乔来说并非在指称事物，而是市场的浮华盛宴上膨胀起来的泡沫，是以市场或